

## 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 美国“繁荣卫士”行动的俱乐部产品化\*

钮松 甄诚

**摘要：**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发起针对与以色列有关船只的打击行动，红海局势迅速升级。作为应对，美国主导并发起“繁荣卫士”军事护航行动，中东国家对此作出不同回应。本文运用俱乐部产品理论分析美国“繁荣卫士”行动的性质、特征及中东国家参与情况，并探讨该行动产生的效应。本文认为，尽管美国宣称“繁荣卫士”行动旨在提供普惠性的国际公共安全产品，但该行动具有俱乐部产品属性，即行动准入附带政治条件、行动决策和指挥权集中于美国及其盟友，体现出美国供给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私物化”趋势，其核心是为美国霸权护持。然而，美国主导的军事护航行动未能有效遏制胡塞武装，反而加剧地区国家阵营化对抗，并未能完全恢复红海航运的信心。该俱乐部产品供给模式反映出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并对红海安全局势、地区国家的战略考量以及胡塞武装运动的前景产生影响。

**关键词：**红海危机；“繁荣卫士”行动；中东海洋安全；胡塞武装；俱乐部产品

**作者简介：**钮松，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83）；甄诚，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2022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1600）。

**文章编号：**1673-5161(2026)02-0050-26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培育A类“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实践新发展研究”（2022JDPA002）的阶段性成果。

2023年10月爆发的加沙危机在中东地区引发强烈的地缘政治动荡,其影响迅速外溢至红海这一全球关键航道。为声援巴勒斯坦哈马斯,从2023年10月19日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陆续发射远程导弹和武装无人机,但受限于技术条件,袭击均未命中目标。随后,胡塞武装改变策略,将红海上任何与以色列有联系的船只列为打击目标,由此引发红海危机。<sup>①</sup>同年11月,胡塞武装劫持“银河领袖”号货船后,开始频繁袭击红海的过往船只,截至2025年7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100多艘船只。<sup>②</sup>红海地区安全局势的急剧恶化,迫使航运公司绕道非洲好望角,导致红海商业运输量急剧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国于2023年12月宣布发起“繁荣卫士”行动(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联合相关国家组建特遣舰队,旨在通过联合巡逻与护航应对红海航行威胁。尽管2025年5月美国与胡塞武装曾达成停火协议,但是胡塞武装仍未停止袭击与以色列及西方相关船只,并封锁相关海域。国际社会质疑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行动效果,对恢复红海路线的信心低迷。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大多从军事战略效能、地缘政治博弈及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等视角对“繁荣卫士”行动进行分析。军事战略视角认为,“繁荣卫士”行动驱动的核心是美国的战略文化,包括其价值观和历史经验,而非纯粹的航运安全考量。<sup>③</sup>此类视角强调,当前行动虽使胡塞武装袭击频次大幅下降,但未能实质性削弱其战争潜力与政治意愿,反而强化了其在也门国内及地区的声望。<sup>④</sup>胡塞武装

<sup>①</sup> 本文所论“红海危机”指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而对商船发动袭击,由此引发的红海及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危机。美国及其盟友随后军事介入,启动“繁荣卫士”行动,使该区域持续处于安全紧张状态。危机至今尚未完全解除:2025年5月美国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但胡塞武装后续仍有袭击。2026年1月,仅一家大型航运公司宣布恢复该航线。近期美伊局势紧张,胡塞武装已表态将恢复对红海航线袭击,红海危机仍在持续演化。

<sup>②</sup> “Houthi Threaten to Target All Ships Belonging to Companies Conducting Commerce with Israel,” *Defense of Democracies*, July 28, 2025, <https://www.fdd.org/analysis/2025/07/28/houthi-threaten-to-target-all-ships-belonging-to-companies-conducting-commerce-with-israel/>,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8日。

<sup>③</sup> Sean Gaudialmo and Jelang Ramadha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Culture in Handling the Red Sea Crisis Through 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 *Journal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 Economics & Management*, Vol. 4, No. 10, 2025, pp. 1211-1226.

<sup>④</sup> 刘中民:《以更多诚意和远见“疏通”红海航道》,载《环球时报》2025年7月11日,第13版。

指挥体系未受根本破坏,仍保持袭击能力,这证明军事压制未能触及矛盾根源。<sup>①</sup>这表明美国以常态作战方式应对准战争状态的策略存在根本性缺陷,即过度侧重军事威慑而轻视政治解决。<sup>②</sup>因此,要维护红海航线安全,美国需重新评估战略文化对行动设计的局限性,并协调盟友完善应对措施。<sup>③</sup>不过,这一视角仅能解释军事行动的低效,却无法回答未能建立更广泛有效的国际联盟这一关键问题。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美英等国借红海危机强化在曼德海峡的地缘战略地位,旨在巩固对亚欧海上贸易通道的战略控制。<sup>④</sup>该行动不仅考验美国中东霸权,更牵动与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成为重塑红海安全秩序的关键变量。<sup>⑤</sup>然而,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损害了其中东政治信誉,导致沙特和阿联酋等关键阿拉伯国家拒绝参与该行动,原因是避免国内舆论与安全利益受损。<sup>⑥</sup>并且,若该行动无法恢复曼德海峡通行自由,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地区领导权威。<sup>⑦</sup>因此,“繁荣卫士”行动非但未能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反而凸显了其动员能力的衰退,并迫使

---

① Natasha Bertrand, Haley Britzky and Zachary Cohen, “Houthis’ Successful Targeting of US Drones Is Hampering Trump’s Mission to Kill Group’s Senior Leadership,” *CNN*, April 25,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4/25/politics/houthis-target-drones-hampering-trump-mission>,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8日。

② John T. Kuehn, “The U. S. Navy Is at War: The United States’ Quasi-Naval War with Yemen’s Houthis,” *Marines*, May 14, 2024, <https://www.usmcu.edu/Outreach/Marine-Corps-University-Press/Expeditions-with-MCUP-digital-journal/US-Navy-Is-at-War/>,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0日。

③ Sean Gaudialmo and Jelang Ramadha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Culture in Handling the Red Sea Crisis Through 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 pp. 1211 – 1226; John T. Kuehn, “The U. S. Navy Is at War: The United States’ Quasi-Naval War with Yemen’s Houthis”.

④ 任皓宇、闫梦、陈子帅、伊文:《美国借打击胡塞武装控制红海?》,载《环球时报》2024年2月27日,第7版。

⑤ 刘中民:《胡塞武装已成为楔入中东各方力量之间的钉子户》,澎湃新闻,2025年5月6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77228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772285),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8日;钮松:《加沙战火重燃红海局势骤紧,中东面临更为动荡拉锯局面》,载《新民晚报》2025年4月3日,第14版。

⑥ Stasa Salacanian, “Why Arab States Didn’t Join the US-Led Red Sea Task Force,” *The New Arab*, January 16, 2024, <https://www.newarab.com/analysis/why-arab-states-didnt-join-us-led-red-sea-task-force>,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8日。

⑦ Cameron Keyani, “The Houthis, 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 and Asymmetric Threats to Global Commerce,” *Center for Maritime Strategy*, July 18, 2024, <https://centerformaritimestrategy.org/publications/the-houthis-operation-prosperity-guardian-and-asymmetric-threats-to-global-commerce/>,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8日。

欧盟等行为体寻求独立的替代性安全方案。<sup>①</sup> 虽然该视角分析了“繁荣卫士”行动联盟分裂的核心矛盾,但其局限性在于,停留在具体外交事件和权力博弈的描述层面,未能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认为,“繁荣卫士”行动作为维护海上安全的全球公共产品,未能恢复各方对红海航道信心,主要原因是其他国家的搭便车行为,它们在红海得到了该行动的保护,但是避免承担维护安全的费用。<sup>②</sup> 然而,搭便车论的解释力有限,因其忽视了欧洲盟友的主动选择。比如,一些国家通过“阿斯皮德斯”行动(Operation Aspides)另起炉灶,这并非简单的成本分摊问题,而是反映出“繁荣卫士”行动在政治和战略目标上的争议,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质疑。

现有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在于所运用的理论解释力不足。一些研究预设该行动为具有普惠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进而从军事效能、地缘政治和成本分担等角度解释其失败原因,却忽视了该行动的本质问题,即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行动是有排他性的“俱乐部式”国际安全产品。对此,俱乐部产品理论可以为该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该理论有助于揭示“繁荣卫士”行动呈现出的俱乐部产品属性,并分析这一属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即该行动难以实现红海安全的普惠性目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性。

## 一、俱乐部产品理论及其视角下的美国“繁荣卫士”行动

基于俱乐部产品理论视角,公共产品的供给通常伴随着排他性。本节首先对俱乐部产品的概念进行阐释,随后分析“繁荣卫士”行动的俱乐部产品特征,揭示该行动通过对成员国参与的政治条件化和资源配置差异化,突出美国产品供给的主导地位。

### (一) 俱乐部产品的定义与内涵

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是公共产品中的一类。公共产品这一概念由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sup>①</sup> Jean-Loup Samaan, “The Red Sea Attacks Highlight the Erosion of US Leadership in the Region,” *Atlantic Council*, May 16, 2024,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menasource/red-sea-attacks-houthis-biden-administration-leadership/>,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8日。

<sup>②</sup> Joshua Tallis, “How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on Tactically but Failed Strategically in the Red Sea,” *War on the Rocks*, April 2, 2025,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5/04/how-the-biden-administration-won-tactically-but-failed-strategically-in-the-red-sea/>, 上网时间:2025年6月28日。

of Public Expenditure)一文中提出。在具有广大公共利益空间的社会中,公共产品通常可以满足社会个体的公共消费利益,保障社会整体平稳与发展,该产品的提供者主要是国家政府和社会组织。公共产品有两大基本特征,即“利益的非竞争性”和“对非付费者的非排他性”。<sup>①</sup> 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指,一人消费了某一种产品,就减少或消除了其他人消费该产品的机会。<sup>②</sup> 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指,个体不支付成本也能与其他个体同时共享该产品,或很难排除不付费者从中受益。<sup>③</sup>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指,个体对公共产品的使用不会减少其他人的使用机会和质量,所有消费者平等地享有使用权。<sup>④</sup> 与之相对的是私人产品,即兼具排他性和竞争性。<sup>⑤</sup>

根据公共产品的公共性特征差异,可以将其划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和准公共产品(Quasi-Public Goods)两大类。<sup>⑥</sup> 纯公共产品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准公共产品通常表现为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因其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部分特性而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根据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等学者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角度对准公共产品的划分,这类产品进一步可细分为俱乐部产品和共有汇集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两种类型。<sup>⑦</sup> 共有汇集资源指具备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该产品具有稀缺性并容易产生拥挤效应,由拥挤带来的效率损失将由参与其中的

① 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6, No. 4, 1954, pp. 387-389; [西]安东尼·埃斯特瓦多道尔、[美]布莱恩·弗朗兹、[美]谭·罗伯特·阮:《区域性公共产品:从理论到实践》,张建新、黄河、杨国庆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6页。

② [美]英吉·考尔:《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张春波、高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③ 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李增刚:《全球公共产品:定义、分类及其供给》,载《经济评论》2006年第1期,第131页。

④ 李志斐:《东亚安全机制构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与地区合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⑤ 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pp. 387-389.

⑥ 黄河、戴丽婷、周晓等:《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中国供给》,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黄河、王润琦、黄昊等:《治理、发展与安全》,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⑦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Defining Global Public Goods,” in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5.

消费者共同承担。<sup>①</sup> 俱乐部产品是准公共产品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核心特征为既具备非竞争性,但又在一程度具备排他性。这类产品的消费群体往往限定在特定范围内,类似于由相似偏好的消费者组成的“俱乐部”。<sup>②</sup> 同时,俱乐部产品的排他性在一程度保证了非竞争性。在消费规模可控时,多个消费者可以同时享用而互不影响,一旦消费者数量超过临界点,就会出现消费拥挤现象,此时需要控制消费者数量,以维持产品的非竞争属性。<sup>③</sup>

## (二) 美国“繁荣卫士”行动的俱乐部产品特征

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把公共产品与霸权稳定论相结合,将公共产品这一经济学概念引入国际政治学分析。他认为,霸权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存在“私物化”的必然趋势,即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私物化。<sup>④</sup> 这种趋势的必然性在于,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逐渐异化为剥削工具,本质上是相较于放弃权力而言,运用权力能获取更显著的收益。<sup>⑤</sup> 具体而言,霸权国把本应服务于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转化为服务本国利益的战略工具,通过控制供给总量和选择性限制供给对象,将公共产品转变为支配权力的手段,这种现象在霸权相对衰落时期尤为显著。<sup>⑥</sup> 这一转化过程中,国际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逐渐削弱,最终演变成俱乐部产品,甚至是私有品。

近年来,美国调整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与逻辑,从“全球模式”转向“俱乐部模式”,其准入机制从原先包容性的多边参与,逐步演变为基于美国战略利益的有条件准入。<sup>⑦</sup> 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行动虽然是多边护航行动,具备

<sup>①</sup> 陈其林、韩晓婷:《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定义、分类依据及其类别》,载《经济学家》2010年第7期,第17页。

<sup>②</sup> 李志斐:《东亚安全机制构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与地区合作》,第25页。

<sup>③</sup> [美]鲍德威·威迪逊:《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二版)》,邓丽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sup>④</sup> 陈小鼎:《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第43页。

<sup>⑤</sup>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p. 242-254.

<sup>⑥</sup> 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8页。

<sup>⑦</sup> 陈小鼎:《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第55页;高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与中国的战略机遇》,载《国际观察》2018年第2期,第51-65页。

一定国际公共产品的利他属性,尤其是在其全球安全责任的范围上,但从本质来看,该行动仍具备明显俱乐部产品的特征,即具备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体现为特定国家间的合作和责任分担机制。

具体而言,第一,在“繁荣卫士”行动的准入政治条件化方面,美国将安全供给与政治立场绑定,体现了俱乐部产品的排他性特征。只有符合美国战略利益、具有特定政治忠诚度的西方国家及其盟友,才能获得完整的参与权,形成事实上以美国盟友和伙伴国家为核心的会员制安全体系。响应“繁荣卫士”行动的国家有英国、巴林、加拿大、意大利和丹麦等,大多为北约成员国或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在国。该行动使参与方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这也导致其他国家参与动力不足。与此同时,美国的欧洲盟友另起炉灶,发起“阿斯皮斯行动”,以此作为对美俱乐部化安全供给的风险隔离手段。

第二,该行动在资源配置上呈现出差异化的俱乐部化逻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差异性并非表现为非成员国无法完全获得安全外溢效益,而是主要体现在安全治理规则、资源优先排序与情报网络的圈层化等方面。其一,由于护航行动的稀缺性,美国通过主导该行动控制红海重要海上通道的安全秩序,掌握对安全供给的主导权,从而制定出谁可优先享受航行安全、界定威胁构成标准等核心规则。其二,安全供给主要依托同盟体系,形成以核心圈层成员为基础的高强度保障与信息共享网络。在这一体系中,非核心参与者往往投入有限,且处于影响力较低的边缘位置。具体而言,优先保障特定国家或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盟友安全,核心军事资源和情报共享也仅限于核心盟国网络。其三,而非成员国虽能被动享受部分安全红利,却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这种供给模式导致霸权国垄断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特权,进而产生国际公共产品被“私物化”的结果,即沦为霸权国获得国际政治权力的手段。<sup>①</sup>

第三,从非竞争性来看,在一定范围内,单一船舶接受“繁荣卫士”行动提供的护航保护,并不会显著挤占其他船舶获得安全保障的机会。然而,这种非竞争性同样存在上限。如果护航请求数量超出特遣舰队的调配能力,或者安全资源分配不足,就会形成消费的拥挤,导致部分船舶等待护航或在风险区滞留。另一方面,由于也门、苏丹和索马里等沿岸国家的海军历练薄弱,而埃及、

<sup>①</sup> 张春:《全球安全倡议与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创新》,载《国际安全研究》2024 年第 6 期,第 22 页。

沙特和以色列等国家虽然具备一定安全实力,但是其海军规模和质量也难以独立覆盖整个红海复杂的安全需求。在埃及、沙特和全球航运公司亟需安全保障,但无法自行提供的情况下,美国主导的护航资源几乎成为唯一和可靠的安全供给,因此具有相对稀缺性。此外,地区安全赤字可能推动盟友对美依赖性增加,这也成为美国在红海利用安全供给维护战略利益、巩固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

## 二、美国“繁荣卫士”行动的战略背景与动因分析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及其外溢效应引发红海航运危机,胡塞武装袭击频次和范围持续升级,严重冲击全球贸易运输通道,也使红海沿岸国家及相关贸易国对红海安全治理的需求显著上升。2023年末,美国连续向胡塞武装发出严厉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针对红海航运的袭击行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2024年1月初通过第2722号决议,明确谴责胡塞武装对商船的袭击,并重申红海航行自由原则。然而,红海沿岸国家普遍深陷内战、边界冲突与经济困境,自身安全治理能力有限。美国基于其在红海地区的多重战略考量,主导发起多国联合的红海护航行动在此背景下展开。

### (一) 新一轮巴以冲突加剧红海安全治理需求

红海危机爆发后,各方对红海安全治理的需求增加,主要体现在需求量、需求的种类和需求的紧迫性激增。

第一,红海安全治理的需求量显著上升。胡塞武装对红海港口和船只的袭击频率上升、范围扩大,2023年10月,为回应以色列空袭加沙,胡塞武装开始向以色列陆地目标发起攻击,11月袭击目标增加了前往和曾到过以色列的船只;2024年1月,攻击范围扩大到与美国和英国有联系的船只;5月再扩大到任何与以色列有联系的船只;7月19日胡塞武装发射“Yafa”无人机后,攻击范围进一步扩大。<sup>①</sup> 最终

<sup>①</sup> Noam Raydan and Farzin Nadimi, “Houthi Shipping Attacks: Patterns and Expectations for 2025,”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December 16, 2024,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houthi-shipping-attacks-patterns-and-expectations-2025>, 上网时间: 2025年6月28日。

在 2025 年 7 月,胡塞武装宣布对红海船只无差别攻击。<sup>①</sup>

第二,红海安全需求种类增加。红海地区的安全威胁正从单一海盗问题向多元化演变。过去,索马里海盗是该地区的主要安全威胁,但如今船只袭击、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和海洋环境污染等问题愈发突出。同时,海上威胁形态也加速演变,无人机、新型智能水雷、网络攻击与物理袭击协同化,以及反舰导弹的实战化运用,都对军事护航行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务的复杂性和难度显著上升。不仅如此,胡塞武装还与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的联系不断加强,不仅增强了亚丁湾两岸的海陆安全风险,也威胁曼德海峡的稳定。<sup>②</sup> 索马里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Hassan Sheikh Mohamud)指责胡塞武装向也门扩散武器,导致索马里“青年党”死灰复燃。<sup>③</sup> 同时,由于胡塞武装的武器持续从也门流入索马里“青年党”控制区,导致索马里国民军在与“青年党”争夺领土过程中遭遇阻力。当前,胡塞武装和索马里“青年党”的合作在曼德海峡两岸形成了协同效应,已使从红海到西印度洋的海岸线安全威胁增加,国际社会维护的红海及周边水域的安全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

第三,红海安全需求紧迫性增加。红海作为全球航运要道,承担着约 15% 的国际海运贸易量<sup>④</sup>,其中包括全球约 30% 的集装箱贸易和 12% 的全球石油运输。<sup>⑤</sup> 据统计,自 2023 年 10 月红海危机爆发到 2025 年 4 月底,胡塞武装袭击红

---

① “Houthi Say They Hold 10 Crew From Greek-operated Ship They Sank off Yemen,” *AL-Monitor*, July 23, 2025,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5/07/houthi-say-they-hold-10-crew-greek-operated-ship-they-sank-yemen/>,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8 日。

② “Expanding Al Shabaab-Houthi Ties Escalate Security Threats to Red Sea Region,”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y 28, <https://africacenter.org/spotlight/al-shabaab-houthi-security-red-sea/>,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8 日。

③ “Al-Shabaab Alliance with Houthis Continues to Grow,” *Africa Defense Forum*, June 24, 2025, <https://adf-magazine.com/2025/06/al-shabaab-alliance-with-houthis-continues-to-grow/>,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8 日。

④ Léonie Allard, Cinzia Bianco and Mathieu Droin, “With Operation Aspides, Europe Is Charting Its Own Course in and Around the Red Sea,” *Atlantic Council*, March 7, 2024,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with-operation-aspides-europe-is-charting-its-own-course/>,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8 日。

⑤ “Yemen and the Red Sea: Rising Tensions Threaten Peace Proces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January 17, 2024, <https://acleddata.com/conflict-watchlist-2024/yemen/>,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8 日。

海港口和船只的事件多达 250 多起。<sup>①</sup> 红海危机严重威胁了航道安全,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稳定性。<sup>②</sup> 在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 月,苏伊士运河运输量下降了 42%。<sup>③</sup> 到红海危机爆发一年后的 2024 年底,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的船只运输量暴跌 75%。<sup>④</sup> 此外,全球能源供应也遭受冲击,作为全球 12% 石油贸易和 8% 液化天然气运输的必经之路,红海航线中断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剧烈波动,<sup>⑤</sup> 并使全球贸易成本增加约 30%,对正处于复苏阶段的全球经济形成新的压力。<sup>⑥</sup>

## (二) 红海沿岸国家的安全治理的能力有限

红海沿岸国家普遍面临日益严峻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削弱了其参与红海安全治理的能力。从传统安全角度来看,多个沿岸国家陷入不同程度的内战状态,使得相关国家无力将更多资源投入红海地区的集体安全。第一,也门和苏丹发生了全面内战。也门内战自 2014 年爆发以来,成为中东地区最复杂和最具破坏性的冲突之一。虽然在 2022 年 4 月在联合国斡旋下实现临时停火,冲突有所降温,但局部交火至今仍然持续。苏丹自 2023 年 4 月爆发武装冲突后,迅速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激烈交战。<sup>⑦</sup> 第二,当前索马里虽结束过渡政府状态,但“青

<sup>①</sup>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Yemen and the Red Sea: Rising Tensions Threaten Peace Proces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CLED*, January 17, 2024, <https://acleddata.com/conflict-watchlist-2024/yemen/>,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8 日。

<sup>②</sup> 禹佳宁、方志祥、胡筱渊等:《红海袭击事件波及的全球战略物资海运网络变化分析》,载《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录用定稿)网络首发 2024 年 10 月 11 日, <https://doi.org/10.13203/j.whugis20240099>, 第 1 页。

<sup>③</sup> “Red Sea, Black Sea and Panama Canal: UNCTAD Raises Alarm on Global Trade Disruptions,” *UN Trade & Development*, January 26, 2024, <https://unctad.org/news/red-sea-black-sea-and-panama-canal-unctad-raises-alarm-global-trade-disruptions>,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8 日。

<sup>④</sup> “The Deepening Red Sea Shipping Crisis-Impacts and Outlook,” *World Bank Group*, February 1, 2025,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099253002102539789/pdf/IDU-0b8b5967-dbc8-4cfc-9c4a-299ff54854ba.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8 日。

<sup>⑤</sup> Léonie Allard, Cinzia Bianco and Mathieu Droin, “With Operation Aspides, Europe Is Charting Its Own Course in and Around the Red Sea”.

<sup>⑥</sup> 周景彤、王静:《红海危机发酵的影响与应对建议》,载《宏观观察》2024 年第 10 期, <https://pic.bankofchina.com/bocappd/rareport/202402/P020240202394046081863.pdf>, 第 3 页。

<sup>⑦</sup> Natasha Booty and Farouk Chothia, “Sudan War: A Simple Guide to What Is Happening,” *BBC*, July 4,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jel2nn22z9o>,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8 日。

年党”等武装组织仍持续活跃,2022 年,索马里政府宣布对该组织发动全面战争。<sup>①</sup> 作为扼守红海和亚丁湾连接要道的国家,索马里国内安全局势、武装力量和海盗活动直接威胁红海的航运安全。第三,2025 年 3 月,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发生军事对峙,该国内发生战争潜在风险显著上升。<sup>②</sup>

除了内部冲突,红海沿岸国家之间也存在争端和冲突,尽管部分冲突因外部干预或战略重心转移而暂时降温,但许多争议仍未解决,随时可能因地区局势变化而再度激化。2023 年 10 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外溢,引发的红海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在此背景下,沿岸国家间的既有矛盾更趋复杂。当前,厄立特里亚与苏丹的边界冲突自 2023 年冲突升级后仍未缓和,双方多次发生武装对抗并造成人员伤亡。<sup>③</sup> 同时,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发生战争的风险显著增加。2024 年,埃塞俄比亚政府指控厄立特里亚支持其境内的反对派武装。<sup>④</sup> 2025 年 2 月,厄立特里亚加强了提格雷边境的军事部署,埃塞俄比亚也向两国边境派遣了军队,战争风险显著上升。<sup>⑤</sup> 这些争端相互交织,使红海地区成为潜在冲突热点,凸显出该地区安全治理能力的不足。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红海沿岸国家长期面临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等挑战,这制约了地区国家的安全治理能力。从经济发展维度看,地区国家普遍陷入结构性经济困境。作为中东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门自 2014 年内战以来经济持续恶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该国人均 GDP 下降了 58%,2024 年政府控制区的通货

---

① Afyare A. Elmi, “Engaging Al-Shabaab in Somalia: Military Failures and the Merits of Dialogue,” *Middle East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October 31, 2024, <https://mecouncil.org/publication/engaging-al-shabaab-in-somalia-military-failures-and-the-merits-of-dialogue/>,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8 日。

② “Renewed Tensions in Tigray Risk Escalating into a Broader Conflict,” *The Soufan Center*, March 20, 2025, <https://thesoufancenter.org/intelbrief-2025-march-20/>, 上网时间:2025 年 6 月 28 日。

③ “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Compromise: Ethiopia’s Strategic Dilemma with Eritrea and Sudan,” *Horn Reviews*, 2025, <https://hornreview.org/2025/07/28/between-confrontation-and-compromise-ethiopias-strategic-dilemma-with-eritrea-and-sudan/>,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 日。

④ The Center for Preventive Action, “Conflict in Ethiopia,” *Global Conflict Tracker*, March 20, 2025, <https://www.cfr.org/global-conflict-tracker/conflict/conflict-ethiopia>,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 日。

⑤ Aaron Ross, “Explainer: Why Are Ethiopia and Eritrea on the Brink of a Possible War?,” *Reuters*, March 15,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why-are-ethiopia-eritrea-brink-possible-war-2025-03-14/>,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 日。

通胀率突破 30%。<sup>①</sup> 经济崩溃导致民生凋敝,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厄立特里亚同样面临经济高度脆弱的问题,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厄立特里亚受持续性干旱和矿山的产量下滑的双重打击,经济连续三年负增长,平均降幅达 2.7%。<sup>②</sup> 这暴露出其单一经济结构的致命缺陷。苏丹的经济困境则源于 2011 年南苏丹独立带来的冲击。石油收入的骤减对苏丹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此前石油产业贡献了政府收入的 50%和出口总额的 95%。<sup>③</sup> 索马里的情况更为严峻,长期的政治动荡使国家治理体系几近崩溃。从 2019 年到 2024 年,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仅为 2.4%,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呈现 0.4%的负增长。<sup>④</sup> 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与地区既有的安全挑战形成恶性循环,经济衰退削弱政府安全治理能力,而安全局势恶化又进一步破坏经济发展基础。

与此同时,红海沿岸国家还面临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多个极端组织在该地区持续活跃,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挑战。在也门境内,“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持续扩张,频繁针对亚丁机场等民用设施发动恐怖袭击。自 2025 年以来,索马里“青年党”的威胁持续升级,该组织控制了索马里中南部地区,并不断向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周边国家渗透。2024 年初,该组织在摩加迪沙发动自杀式袭击,造成包括多名政府官员在内的数十人伤亡,2025 年索马里“青年党”又占领希兰州交通要地塔尔多镇。<sup>⑤</sup> 此外,苏丹和厄立特里亚边境地区也成为恐怖组织的活动温床。随着苏丹内战的持续,达尔富尔等地区安全局势恶化,多个“伊斯兰国”关联组织在此建立据点,并制造了多起针对平民的暴行。上述问题的存在制约红海沿岸国家的安全治理能力,使其在应

---

① “Economic Fragmentation and External Shocks Hamper Yemen’s Recovery Path,” *World Bank Group*, June 2, 2025,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5/06/02/economic-fragmentation-and-external-shocks-hamper-yemen-s-recovery-path?utm\\_source=chatgpt.com](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5/06/02/economic-fragmentation-and-external-shocks-hamper-yemen-s-recovery-path?utm_source=chatgpt.com),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 日。

② “The World Bank in Eritrea,” *World Bank Group*, October 7, 2021,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eritrea/overview>,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 日。

③ “The World Bank in Sudan,” *World Bank Group*, April 16, 2025,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sudan/overview>,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 日。

④ “The World Bank in Somalia,” *World Bank Group*, April 9, 2025,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somalia/overview>,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 日。

⑤ “Al-Shabaab’s 2025 Offensive and the Unraveling of Somalia’s Federal Counterinsurgency,” *The Soufan Center*, July 24, 2025, <https://thesoufancenter.org/intelbrief-2025-july-24/>,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 日。

对海上安全威胁时更加力不从心。

### (三) 美国“繁荣卫士”行动的目标与动机

美国“繁荣卫士”行动的动机,不仅限于其公开宣称的维护红海航道安全、威慑胡塞武装的频繁袭击行为,<sup>①</sup>这一行动也关乎美国市场稳定和全球经济安全,有利于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影响力。然而,这一行动的背后还隐藏着美国更深远的战略意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重目标。

第一,美国希望借此行动拉拢盟友,遏制伊朗“抵抗轴心”影响力扩张。新一轮巴以冲突加剧了美国与欧洲及阿拉伯盟友间的分歧,部分阿拉伯国家不满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欧洲内部在加沙问题上的政策也存在差异,在此情况下,美国希望以红海危机为契机,通过组建护航联盟重塑盟友间的团结。<sup>②</sup>另一方面,美国在红海的军事护航行动紧密嵌套于其中东战略框架内,旨在遏制伊朗的影响力扩张,并维护地区战略平衡。<sup>③</sup>美国将胡塞武装视作伊朗“抵抗轴心”体系中的关键一环,认为伊朗为其提供防空系统、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支持,并将胡塞武装的行为视作伊朗扩张主义的延伸。<sup>④</sup>2025 年特朗普政府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既是遏制伊朗扩张和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兑现,<sup>⑤</sup>亦通过强化与沙特和以色列的军事协作,巩固美国对中东安全架构的主导权,折射出其霸权护持的战略底色。

第二,美国通过“繁荣卫士”行动强化对红海关键航道的军事控制,借此牵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该行动与美国整体中东军事部署调整密切相关。2023 年哈

---

① 《美组建多国联盟搞“红海护航”,胡塞武装强硬回应》,新华网,2023 年 12 月 20 日,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3-12/20/c\\_1212317741.htm](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3-12/20/c_1212317741.htm),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 日。

② Jin Liangxiang, “US in the Red Sea: Security Concerns or Power Play?,” *Middle East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February 2, 2024, [https://mecouncil.org/blog\\_posts/u-s-motives-in-the-red-sea-go-beyond-bringing-stability/#:~:text=The%20United%20States%20is%20clearly%20using%20the,within%20the%20context%20of%20the%20Israel%2DPalestine%20conflict](https://mecouncil.org/blog_posts/u-s-motives-in-the-red-sea-go-beyond-bringing-stability/#:~:text=The%20United%20States%20is%20clearly%20using%20the,within%20the%20context%20of%20the%20Israel%2DPalestine%20conflict),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0 日。

③ 钮松、伍睿:《美国的中东“护航联盟”及其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12 期,第 44 页。

④ Katherine Zimmerman, “Yemen’s Houthis and the Expansion of Iran’s Axis of Resistanc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arch, 2022, p. 1, <https://www.aei.org/wp-content/uploads/2022/03/Yemen%E2%80%99s-Houthis-and-the-expansion-of-Iran%E2%80%99s-Axis-of-Resistance.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0 日。

⑤ 李亚男:《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中东安全政策:特征、目标及影响》,载《西亚非洲》2025 年第 3 期,第 3 页。

马斯与以色列冲突升级后,美国显著增强了其中东军事存在,旨在扭转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后的军事收缩态势,重塑其地区军事力量。加强对红海等海上咽喉要道的控制,始终是美国中东战略长期的重点。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明确表示,绝不容许任何力量危害中东关键水道的航行自由。<sup>①</sup> 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重申保持红海航道畅通的重要性。<sup>②</sup> 在这一问题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保持连贯,凸显了美国维护其红海主导权的决心。此外,在美方将大国竞争视为全球战略核心的背景下,红海因其作为中国对欧和对非贸易的关键海上通道,成为美国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前推动欧洲对华“脱钩”的成效有限。然而,若能掌控红海这一咽喉要道,美国仍可对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施加实质性影响,从而在大国竞争中塑造有利态势。因此,“繁荣卫士”行动不仅是单纯的护航任务,更是美国统筹军事部署、维护霸权以及推动大国竞争目标的关键举措。

第三,在政治舆论层面,美国政府借该行动重塑国内外议题焦点。在国际层面,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遭受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质疑。在此背景下,红海危机为美国提供了重塑叙事焦点的窗口。通过将胡塞武装塑造为全球航运的共同威胁,美国得以淡化国际社会对其偏袒以色列立场的批评,并以维护国际航道安全为名,合理化其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以掩盖其中东政策的矛盾性。<sup>③</sup> 从而缓解其中东政策面临的舆论压力。在国内层面,“繁荣卫士”行动具有显著的政治动员功能。拜登政府在行动初期因对胡塞相对温和的政策而面临“软弱”的批评,红海护航与后续军事升级则成为展现其强势姿态的契机,尤其在选举周期内,有助于向中间选民展示其危机应对力和领导力。随着特朗普政府重新执政,共和党进一步升级了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并扩大了针对该组织领导人的打击行动。<sup>④</sup> 这种强硬的姿态明显呼应了共和党对伊朗及胡塞武装一贯

<sup>①</sup>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2, 2022, p. 4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上网时间:2025年7月10日。

<sup>②</sup>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5, p. 2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上网时间:2025年7月10日。

<sup>③</sup> 王昌凡:《美国“红海护航”意欲何为》,载《中国国防报》2024年12月6日,第4版。

<sup>④</sup> Gregory Aftandilian, “Implications of the US-Houthi Ceasefire Deal,”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 May 21, 2025,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implications-of-the-us-houthi-ceasefire-deal/>, 上网时间:2025年7月10日。

的政策主张,也有助于巩固其保守派选民的支持基础。

### 三、美国“繁荣卫士”行动实践与中东国家的差异化参与

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行动自 2023 年 12 月发起,至 2025 年 5 月结束,其主要任务为防御性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并保护红海过往船只的安全。此后,军事行动升级为进攻性阶段,英美相继发起“波塞冬射手”行动( Operation Poseidon Archer)和“莽骑兵行动”( Operation Rough Rider),打击范围从有限目标扩展为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力量的全面打击。总体来看,“繁荣卫士”行动在执行过程中呈现出奉行单边主义、具有孤立性和威胁认定政治化等显著特征。<sup>①</sup>

#### (一) 美国“繁荣卫士”行动的具体内容

为应对红海日益严峻的胡塞武装威胁,2023 年 12 月,美国主导发起代号为“繁荣卫士”的多国海上安全行动。该行动由美国联合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共同参与,旨在通过部署多国特遣舰队,保护红海船只免受胡塞武装的导弹、无人机和快艇的袭击。其主要任务包括全天候海上巡逻、航道监控以及快速响应危机事件,以确保红海这一全球贸易关键航道的畅通。为增强威慑与防御能力,美国在也门附近水域先后部署了三个航母战斗群,构成“繁荣卫士”行动的核心护航力量。与此同时,欧盟的“阿斯皮斯”行动与“繁荣卫士”行动建立了战术协同机制,双方通过共享海上情报和协调护航航线等方式,提升红海地区的整体安全效能。在行动初期,“繁荣卫士”行动采取防御策略,增强红海和亚丁湾的军事存在,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尽管美军成功拦截多次袭击,但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胡塞武装持续发动攻击,使商业船只免受袭击。

2024 年 1 月 9 日,胡塞武装首次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促使拜登政府对其应对策略进行重大调整,发起更具进攻性的“波塞冬射手”行动。该行动是美英在红海危机升级背景下采取的伴随性进攻行动,标志着美国对胡塞武装的策略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战略调整中,“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承担主要打击任务,该航母也同时承担“繁荣卫士”行动的相

<sup>①</sup> 本文以“繁荣卫士”这一护航行动为核心分析对象。“波塞冬射手”行动与“莽骑兵行动”等属于危机应对中的进攻性军事打击行动,在行动目的、实施手段及合法性基础上均与护航性质存在根本区别。因此,本文将后两者视为危机升级的外生冲击与背景因素进行讨论。

关任务。<sup>①</sup> 2024年1月12日,美英联军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系列空袭,旨在削弱其攻击红海航运的能力。打击重点包括该组织的武器生产或储存设施、指挥控制中心和雷达站等军事资产,这些目标分布在也门西部、中部和南部各省,还包括也门西部海岸线的移动导弹发射器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此次英美联军的行动有所克制,刻意避免实施更大规模的打击。<sup>②</sup> 然而,这种有限打击很快显现出局限性,尽管美军在2024年全年持续对胡塞目标实施精确打击,但始终未能有效遏制该组织持续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能力。

随着2025年1月特朗普重新上台,美国对胡塞武装的政策再次调整。特朗普政府表示将“彻底消灭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和行动资源,以终止其对美国人员、盟友及红海航运的持续威胁。”<sup>③</sup>这一强硬立场体现为两项关键决策:首先,特朗普政府将胡塞武装重新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对其展现出更为强硬的军事立场。其次,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也明确阐述了政府的战略目标,即彻底恢复红海航行自由,重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威慑力。<sup>④</sup> 这一战略调整在2025年3月15日至5月5日实施的“莽骑兵行动”(Operation Rough Rider)中达到高潮,对胡塞武装进一步军事升级,标志着美国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进入全新阶段。

此次袭击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军事袭击活动,以部署在红海北部的“杜鲁门”号和“文森”号航母为作战核心,配合中东地区多个空军

---

<sup>①</sup> Heather Mongilio and Sam Lagrone, “Updated: USS Dwight D. Eisenhower Now in the Med, USS Theodore Roosevelt Heads to the Middle East,” *USNI News*, June 22, 2024, <https://news.usni.org/2024/06/21/uss-dwight-d-eisenhower-leaving-red-sea-pacific-carrier-heading-to-the-middle-east>; Mallory Shelbourne and Sam Lagrone, “Updated: US, UK Launch Major Strike Mission on Houthi Missile, Drone Infrastructure,” *USNI News*, January 22, 2024, <https://news.usni.org/2024/01/22/u-s-u-k-launch-major-strike-missions-on-houthi-missile-drone-infrastructure>, 上网时间:2025年7月15日。

<sup>②</sup> Gregory Johnsen, “Feature Commentary: An Assessment of Operation Rough Rider,” *CTC Sentinel*, Vol. 18, No. 6, 2025, p. 2.

<sup>③</sup>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Re-designates the Houthis as a 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2,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1/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re-designates-the-houthis-as-a-foreign-terrorist-organization/>, 上网时间:2025年7月15日。

<sup>④</sup> “Full Transcript of the Trump Team’s Yemen Attack Plan that was Shared on Signal,” *Al Jazeera*, March 27,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3/27/full-transcript-of-trump-teams-yemen-attack-plan-that-was-shared-on-signal>, 上网时间:2025年7月15日。

基地及无人机,对胡塞武装打击。<sup>①</sup> 行动期间,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进行了超过 1100 次袭击,打击范围全面而系统。<sup>②</sup> 相较于前期的军事行动,此次行动火力投送规模显著扩大,并在保持航母打击群和巡航导弹传统优势的同时,大幅增加空中打击频次。行动打击目标不仅涵盖胡塞武装的武器储存仓库、防空设施和生产基地,还包括军事据点和港口基础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该行动清除了胡塞武装分子和其众多领导人,其中包括负责高级导弹和无人机的官员。<sup>③</sup> 这种多层次的打击策略旨在系统削弱胡塞武装的指挥、防御、生产和作战能力。

## (二) 美国“繁荣卫士”行动的主要特征

第一,美国“繁荣卫士”行动呈现出单边主义特征。这一特质体现在行动决策、法律依据和指挥架构等多个层面。尽管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2722 号决议,谴责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的行为,并强调尊重沿岸国家主权,但该决议并未授权任何军事行动。<sup>④</sup> 然而,在决议通过次日,美国与英国在澳大利亚、巴林、加拿大和荷兰的支持下,单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设施发动空袭。美英两国虽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自卫权条款为其行动辩护,<sup>⑤</sup> 声称此举是为应对胡塞武装对商船及军舰的袭击,但海上自卫权通常归属船旗国行使,而红海遇袭商船多挂方便旗或第三国国旗,美英却以护航为由实施反击,对此,国际法专家对商船遇袭是否构成行使自卫权的合法条件仍存在争议。<sup>⑥</sup> 联合国已明确指出,美英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加剧了地区暴力循环,将严重冲击也门及周边安全局势,并呼吁

<sup>①</sup> Eric Schmitt and Jonathan Swan, “U. S. Launches Broad Attack on Militant Sites in Yemen,”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15/us/politics/us-attack-houthis.html>,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5 日。

<sup>②</sup> Helene Cooper, Greg Jaffe, Jonathan Swan, Eric Schmitt and Maggie Haberman, “Why Trump Suddenly Declared Victory Over the Houthi Militia,” *New York Times*, May 12,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12/us/politics/trump-houthis-bombing.html>,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5 日。

<sup>③</sup> “USCENTCOM Forces Continue to Target Houthi Terrorists,” *US Central Command*, April 27, 2025, <https://www.centcom.mil/MEDIA/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View/Article/416-7047/uscentcom-forces-continue-to-target-houthi-terrorists/>,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9 日。

<sup>④</sup> “Resolution 2722 (2024),”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January 10, 2024, [https://docs.un.org/en/S/RES/2722\(2024\)](https://docs.un.org/en/S/RES/2722(2024)),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9 日。

<sup>⑤</sup> 《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官方网站,1945 年 6 月 26 日, <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9 日。

<sup>⑥</sup> Himanil Raina, “Attacks on Merchant Shipping: Which State Has the Right to Respond in Self-Defence?,” *Lieber Institute West Point*, April 15, 2024, <https://lieber.westpoint.edu/attacks-merchant-shipping-which-state-has-right-respond-self-defence/>,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9 日。

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sup>①</sup> 在行动架构方面,尽管“繁荣卫士”行动名义上依托第 153 联合特遣部队等多边机制,并实行一定程度的指挥权轮换,但其指挥结构呈现明显的权力不对等。美国通过中央司令部系统掌控行动议程设置、资源分配、情报支持及关键规则制定等核心环节,从而在实质上掌控行动方向。尤其在护航行动与对胡塞武装打击策略的抉择中,美方握有是否升级行动的决策权。这使得“繁荣卫士”虽具备多边形式,却在本质上带有显著的单边主义特征。

此外,该行动的单边主义还体现在,忽视中国等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设性方案,并将其排除在决策进程之外,更多反映出以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划界的排他性立场。中国明确指出,当前红海危机的根源在于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提倡用平等对话和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巴以问题,从而实现红海安全局势的根本缓解。<sup>②</sup> 然而,美国坚持采用单边军事施压和制裁手段,不仅未能缓解局势,也暴露出其在国际事务中延续的霸权主义思维。

第二,美国“繁荣卫士”行动具有孤立性。“繁荣卫士”行动面临参与国家有限,国际支持不足的困境,其行动基础与有效性也因此遭到削弱。尽管美国宣称有 20 国参与该行动,但实质性支持寥寥,多数盟国仅提供象征性援助,或明确拒绝加入。行动初期,法、意、西三国拒绝加入,其他欧洲国家只提供极为有限的支援。在军舰派遣这一关键支持上,仅有英国和希腊响应美国号召。这种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折射出美国联盟体系的松动,以及盟国对单边军事行动的抵触。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同期启动的“阿斯皮斯”行动展现出独立的安全政策取向。该行动强调纯防御性质,即专注于护航、巡逻、监视和拦截任务,不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直接打击行动,刻意与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行动保持距离。<sup>③</sup> 这种差异化立场,不仅体现了欧盟对美国单边军事行动的抵触,也反映出美国与盟友在安全战略上的分歧。

第三,美国“繁荣卫士”行动呈现出短期性特征。尽管行动初期虽获得一定

---

<sup>①</sup> “Pointing to ‘Cycle of Violence’, Senior UN Official Urges Restraint Following Air Strikes in Yemen,” *United Nations*, January 12, 2024, <https://press.un.org/en/2024/sc15565.doc.htm>, 上网时间:2025年7月19日。

<sup>②</sup> 丁隆:《脆弱的加沙停火迎来转机了吗?》,载《环球时报》2025年5月14日,第14版。

<sup>③</sup> “About the Operation EUNAVFOR Aspides,” *EUNAVFOR Operation ASPIDES*, February 20, 2024, [https://www.eeas.europa.eu/eunavfor-aspides/about-operation-eunavfor-aspides\\_en](https://www.eeas.europa.eu/eunavfor-aspides/about-operation-eunavfor-aspides_en); Léonie Allard, Cinzia Bianco, and Mathieu Droin, “With Operation Aspides, Europe Is Charting Its Own Course in and Around the Red Sea”.

军事成效与国际关注,却未能转化为持久影响力。该行动战略目标相对局限,集中于应对胡塞武装对航道的袭击等具体问题,未能构建可持续的多边合作框架。美国在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参与国多为象征性支持,未能形成广泛国际共识或长期协作机制,导致其有效性与合作可持续性遭受质疑。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该行动陷入了不对称消耗的困境。胡塞武装采用廉价导弹的单件成本仅数千美元,供应链难以切段且具备高度破坏性,对航运安全构成持续威胁。<sup>①</sup>然而,为了拦截这些低成本目标,“繁荣卫士”行动消耗了数亿美元的军费。<sup>②</sup>从长远来看,这种不对等消耗难以使行动持续。同时,由于胡塞武装袭扰手段具有高度隐蔽性和突发性,情报获取与精准打击均面临较大挑战,这进一步削弱了防御效能。尽管投入巨额资源,该行动在保障红海航道长期安全方面成效有限,未能建立起可持续的安全通道。

“繁荣卫士”行动的短期性通过与亚丁湾护航行动的对比更加凸显。自 2008 年启动以来,亚丁湾护航行动已发展为涵盖欧盟、美国和中国等多方参与的长期国际合作机制,至今持续运作,成为应对海盗威胁的关键海上安全合作平台。与之相比,“繁荣卫士”行动在多边合作架构、参与国广度及协作深度方面均显不足,这也是其难以实现持久运行的重要原因。

第四,美国对胡塞武装的威胁认定呈现出政治化倾向。这种选择性叙事服务于“繁荣卫士”行动的合法性建构,折射出维护其中东霸权的战略意图。2025 年 1 月,美国将胡塞武装认定为恐怖组织,称其威胁美国在中东的人员安全、地区伙伴及全球海上贸易的稳定。<sup>③</sup>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J. Austin III)强调,胡塞武装对红海船只的袭击危及国际商运安全。<sup>④</sup>然而,美国回避了胡塞武

<sup>①</sup> Jim Krane, “Houthi Red Sea Attacks Have Global Economic Repercussions,” *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 April 5, 2024,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houthi-red-sea-attacks-have-global-economic-repercussions/>,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9 日。

<sup>②</sup> Lara Seligman and Matt Berg, “A \$2M Missile vs. A \$2,000 Drone: Pentagon Worried over Cost of Houthi Attacks,” *Politico*, December 20, 2023,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3/12/19/missile-drone-pentagon-houthi-attacks-iran-00132480>,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15 日。

<sup>③</sup> “Designation of Ansar Allah as a 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2,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designation-of-ansar-allah-a-foreign-terrorist-organization/>,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27 日。

<sup>④</sup> Jim Garamone, “Ryder Gives More Detail on How 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 Will Work,”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21,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624836/ryder-gives-more-detail-on-how-operation-prosperity-guardian-will-work/>,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27 日。

装声明的行动前提,即袭击仅针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以此声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胡塞武装高级军事领导人尤素夫·马达尼(Yusuf Al Madani)的声明阐述其行动逻辑:“加沙安全局势的任何升级都等同于红海局势的升级,加沙的平静就等同于红海的平静。任何介入我们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国家或政党,我们都将予以对抗。”<sup>①</sup>相较之下,美国的叙事策略则通过割裂红海危机与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关联,将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封锁加沙等行为的关注,转向对胡塞武装破坏航运安全的单方面谴责。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掩盖了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更将地区安全议题去语境化,为其军事干预塑造道德正当性,本质上是实现霸权护持的战略目的。

### (三) 中东国家参与状况

红海危机爆发后,红海周边国家普遍不愿参与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行动,除巴林等少数国家明确加入行动外,沙特和埃及等地区关键国家选择保持距离,未以正式成员身份参与其中。<sup>②</sup>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对该行动持审慎的态度。沙特和阿联酋近年来均减少在也门内战中的直接军事介入,更倾向于通过政治与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方案。沙特虽然具备较强的海军实力,但是对护航行动持观望态度,未以正式身份加入。相较之下,阿联酋虽在胡塞武装问题上立场强硬,支持用军事手段削弱其对红海航运的威胁,但也对美国行动效果持保留意见。埃及则长期强调中立与调解的外交立场,在当前背景下不愿卷入美以主导的军事行动,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地区冲突。

与上述国家不同,巴林加入了“繁荣卫士”行动。作为美国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巴林的安全政策高度依赖与美国的紧密军事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巴林不仅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驻地,也是联合海上部队协调地区多国海上行动的重要基地。此外,巴林与美国签署了涵盖安全与经济领域的综合性合作协议,进一步强化了双边战略关系。因此,巴林参与行动与其地区安全角色紧密相关,既是其长期对美战略合作的体现,也直接服务于提升自身地区影响力与获取安全保障

<sup>①</sup> Sam Lagrone, “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 Set to Protect Ships in the Red Sea,” *Carrier IKE in Gulf of Aden*, December 18, 2023, <https://news.usni.org/2023/12/18/operation-prosperity-guardian-set-to-protect-ships-in-the-red-sea-carrier-ike-in-gulf-of-aden>, 上网时间:2025年7月25日。

<sup>②</sup> Dan Sabbagh, “US Announces Naval Coalition to Defend Red Sea Shipping from Houthi Attacks,” *The Guardian*, December 19,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3/dec/19/us-announces-naval-coalition-to-defend-red-sea-shipping-from-houthi-attacks>, 上网时间:2025年7月9日。

的现实需要,尤其是在应对伊朗潜在威胁的背景下,巴林选择通过深化与美国协作以确保国家安全。<sup>①</sup>

由此可见,多数阿拉伯国家对美国主导的红海护航行动持审慎甚至回避的态度,未正式加入。这种有限参与格局,不仅制约相关国家与美国在红海地区军事行动中的互动程度,也在客观上影响了中东国家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方式与合作路径。

#### 四、美国“繁荣卫士”行动俱乐部产品化的效应与调适

随着霸权实力相对衰弱和治理成本上升,霸权国提供普惠性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逐渐降低,这时霸权国往往将全球公共产品“私物化”,优先供给盟友以维系联盟体系,使该产品沦为霸权护持工具,甚至将其武器化以打压竞争对手,伴随而来的还有对公共产品的权力滥用。<sup>②</sup>“繁荣卫士”行动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美国不再独自承担保障全球主要航道安全的责任,而是通过建立一个排他性联盟应对红海危机,实际上将保障红海安全的国际公共产品,降格为仅供英国和巴林等少数盟友参与和分享的俱乐部产品。这影响了红海安全局势的走向,也深刻牵动美国中东政策调整、地区国家对美战略考量以及也门胡塞武装运动前景。

##### (一) 美国“繁荣卫士”行动对红海安全局势的影响

美国在霸权护持的利益驱使下,倾向提供军事安全类公共产品,此举不仅无益于中东地区发展,反而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sup>③</sup>“繁荣卫士”行动及后续军事升级虽部分削弱了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未能动摇其核心作战能力,反而使其对抗姿态持续强化,双方陷入军事打击与对抗升级的恶性循环。在以伊朗为代表的“抵抗轴心”其他成员收缩战线之际,胡塞武装仍持续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并

---

<sup>①</sup> Giorgio Cafiero, “Bahrain: The Only Arabs to Join US Red Sea Task Force,” *Responsible Statecraft*, January 8, 2024,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us-task-force-houthis/>, 上网时间:2025年7月25日。

<sup>②</sup> 庄贵阳、周伟铎:《全球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机遇共享范式——基于中国的理念与实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4期,第52页。

<sup>③</sup> 陈小鼎、张涛:《世界政治极端化态势下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及中国对策》,载《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6期,第46页。

在红海袭击美军航母,展现出顽强对抗姿态。<sup>①</sup> 尽管美国与胡塞武装已于 2025 年 5 月 6 日达成停火协议,但仅在两个月后,胡塞武装再次向红海发动袭击。该组织声称,受袭船只及其运营公司违反了其禁止与以色列港口往来的规定,并拒绝停止袭击行动。<sup>②</sup> 随后胡塞武装警告,将袭击所有与以色列有业务往来公司的船只,无论其国籍如何。<sup>③</sup> 这一系列攻击行动表明,胡塞武装的对红海的威胁未随停火协议而完全消除。

首先,“繁荣卫士”行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别航段的短期安全风险,但其整体治理绩效有限,未能完全恢复市场对红海通航安全的稳定预期。“繁荣卫士”行动开展两年多以来,全球多数航运公司仍选择绕行非洲好望角,导致红海航线交通量锐减。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SCA)的数据显示,2025 年第一季度的船舶通行量同比下降了近 50%。<sup>④</sup> 2025 年 7 月初,胡塞武装对红海发动新一轮袭后,地中海航运(MSC)、中远海运集团(Cosco Shipping)、马士基(Maersk)、达飞海运集团(CMA CGM)和日本海洋网联船联(One)等全球主要航运公司继续绕行好望角。<sup>⑤</sup> 红海航线改道使亚欧航线单次燃料成本增加 20%至 25%。<sup>⑥</sup> 此外,红海危机对地区贸易造成显著冲击,自 2023 年 11 月以来,约旦、阿曼等国航运出

① 刘中民:《胡塞武装已成为楔入中东各方力量之间的钉子户》。

② “Yemen: Houthis’ Attacks on Cargo Ships Apparent War Crimes,” *Human Rights Watch*, July 23, 2025, <https://www.hrw.org/news/2025/07/23/yemen-houthis-attacks-on-cargo-ships-apparent-war-crimes>,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27 日。

③ “Houthis Say They Hold 10 Crew From Greek-operated Ship They Sank off Yemen,” *Al-Monitor*, July 23, 2025,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5/07/houthis-say-they-hold-10-crew-greek-operated-ship-they-sank-yemen>,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27 日。

④ Racha Helwa and Perrihan Al-Riffai, “A Lifeline Under Threat: Why the Suez Canal’s Security Matters for the World,” *Atlantic Council*, March 20,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a-lifeline-under-threat-why-the-suez-canals-security-matters-for-the-world/>,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27 日。

⑤ “Red Sea Shipping Crisis Escalates: July 2025 Update for Global Logistics,” *Röhlig Logistics*, July 2025, <https://www.rohlig.com/company/news-press/red-sea-shipping-crisis-escalates-july-2025-update-for-global-logistics>,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27 日。

⑥ Philip Carter, “Geopolitical Risk in Global Shipping: How Red Sea Instability Reshapes Markets and Opportunities,” *Ainvest*, July 28, 2025, <https://www.ainvest.com/news/geopolitical-risk-global-shipping-red-sea-instability-reshapes-markets-opportunities-2507/>, 上网时间:2025 年 7 月 27 日。

口降幅高达 50%。<sup>①</sup> 直至 2026 年 1 月,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宣布计划恢复苏伊士运河航线,显示出市场对红海短期安全局势的信心有所回升。然而,红海航线的长期稳定性仍面临挑战,其安全前景仍受制于后续加沙冲突、美伊关系与也门内战走向等因素。这一局面也反映出,在缺乏沿岸国家参与的协调框架下,红海安全治理陷入以军事威慑替代制度治理的困境,不仅削弱了联合国框架下应对红海危机的集体共识,也进一步推高了区域安全治理成本。

其次,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行动及后续的军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红海安全议题的阵营化态势。“繁荣卫士”行动促使各方在红海危机中表明立场,地区国家阵营化倾向凸显,行为体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美国在相关叙事中,倾向于将胡塞武装的袭击行为与伊朗地区影响力挂钩,<sup>②</sup>使红海局势从航运安全问题被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框架。而在伊朗等国家看来,此举本质上是维护美国及以色列等盟友的特定利益,威胁了国际和平,而非维护国际秩序。<sup>③</sup> 这种对抗使得红海地区演变为各方博弈的战场,也令红海危机管控变得愈发困难。

最后,在秩序结构层面,“繁荣卫士”行动暴露并放大了外部大国主导型安全供给模式的局限性。<sup>④</sup> 由于地区国家在战略能力与政治共识上尚不足以构建替代性框架,原有秩序的动摇并未催生新的秩序结构,反而推动区域安全架构向权力分散、规则不清的多中心状态演变。在缺乏权威仲裁与普遍规范的背景下,各方更易采取短期实用主义策略,并系统性增加了战略误判的风险。

## (二) 美国“繁荣卫士”行动反映出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

“繁荣卫士”行动集中体现了美国中东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尤其是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上的变化,反映出美国中东政策在安全供给模式、运行机制和战略定位上的转变。在供给方式上,美国正从提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转向通过附

<sup>①</sup> “World Bank: Red Sea Crisis Raises Global Shipping Cost by 141%,” *Hellenic Shipping Worldwide*, February 26, 2025, <https://www.hellenicshippingnews.com/world-bank-red-sea-crisis-raises-global-shipping-costs-by-141/>, 上网时间:2025 年 12 月 22 日。

<sup>②</sup> “Trump Says Attacks on Houthis to Continue,” *Reuters*, April 1,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trump-says-attacks-houthis-continue-2025-03-31/>.

<sup>③</sup> 李亚男:《红海危机的“三重漩涡”》,载《世界知识》2024 年第 2 期,第 44 页。

<sup>④</sup> “Calming the Red Sea’s Turbulent Water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arch 21, 2025, [https://www.crisisgroup.org/sites/default/files/2025-03/248-red-sea-calming-waters\\_0.pdf](https://www.crisisgroup.org/sites/default/files/2025-03/248-red-sea-calming-waters_0.pdf), p. 9, p. 18.

带政治条件的“俱乐部式”军事合作机制,推动地区盟友分担安全责任,其角色从主导性的安全供给者转变为选择性的参与者。这一转变导致其中东政策重心向责任分摊倾斜,策略灵活性下降,对威慑手段的依赖则有所增强。然而,“繁荣卫士”行动及后续军事升级也暴露了美国军事能力的局限性,即传统军事优势难以有效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针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威慑效能显著弱化。长期来看,美国的中东战略逐步从塑造整体秩序,转向聚焦特定风险的管控。这反映出美国正试图以更低成本和更灵活的方式维持其地区影响力。

总体而言,“繁荣卫士”行动的演进过程,既暴露也加深了美国中东政策的内在矛盾与能力局限。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等动向,进一步表明美国正试图控制介入成本,计划重塑中东地区格局,重新聚焦于战略收缩和聚焦大国竞争的核心目标。

### (三) 红海地区国家对美国的战略考量

“繁荣卫士”行动影响了红海沿岸国家对美国的战略考量。多数沿岸国家拒绝为该行动背书,展示出更加审慎和独立的立场。近些年,沙特不断增加国防预算和支出,其军费长期位居全球前列,具备一定区域安全行动能力。<sup>①</sup> 但是,沙特仍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行动,并在行动初期呼吁美国保持克制。<sup>②</sup> 沙特的谨慎立场主要源于对政治成本与战略风险的综合评估。一方面,沙特正推动也门冲突的政治解决与停火安排,避免因参与行动刺激胡塞武装,破坏脆弱的停火进程。另一方面,沙特持续推进与伊朗的关系正常化,需要维系地区外交成果,避免卷入美以对胡塞武装及伊朗的军事对抗逻辑。

埃及作为红海沿岸海军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近年军事预算呈现先降后升的总体增长趋势。<sup>③</sup> 该国还参与了 153 联合特遣部队,具备一定的安全治理能力。然而,在红海危机造成苏伊士运河收入下滑、经济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埃及

<sup>①</sup> “Saudi Arabia’s Military Spending Hits SAR 284.3B in 2024: GAMI Governor,” *Argaam*, February 3, 2025, <https://www.argaam.com/en/article/articledetail/id/1786951>, 上网时间:2025年7月9日。

<sup>②</sup> Aziz El Yaakoubi and Parisa Hafezi, “Saudi Arabia Urges US Restraint as Houthis Attack Ships in Red Sea,” *Reuters*, December 7,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edge-over-red-sea-attacks-riyadh-seeks-contain-fall-out-2023-12-06/>, 上网时间:2025年7月10日。

<sup>③</sup> “Egypt Defense Market Size, Trends, Budget Allocation, Regulations, Acquisitions, Competitive Landscape and Forecast to 2029,” *Global Data*, April 8, 2024, <https://www.globaldata.com/store/report/egypt-defense-market-analysis/>, 上网时间:2025年7月10日。

仍选择不加入“繁荣卫士”行动,这并非治理能力不足,而基于对成本收益和战略风险的综合考量。在成本收益层面,穆罕默德·马希尔(Mohamed Maher)等学者认为,埃及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斡旋推动加沙停火与危机降温,而非开辟新战线。<sup>①</sup> 在战略风险管控方面,埃及避免卷入以美对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军事对抗,担心激化地区局势,影响本国安全。此外,埃及近年来积极在中东地区扮演调解者角色,在红海地区积极推动重启哈马斯与以色列谈判。<sup>②</sup> 这一国际定位也使其与单边军事行动保持距离。

#### (四) 美国“繁荣卫士”行动对胡塞武装运动前景的影响

虽然“繁荣卫士”行动及后续军事升级对胡塞武装构成了一定威慑,但效果有限。胡塞武装仍具备继续发动袭击的能力和意愿。红海危机表明,非国家行为体即使不占领领土,仍可对海上贸易与关键基础设施形成持续干扰,凸显了不对称行动所能造成的重大经济与政治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胡塞武装通过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对抗,显著提升了自身政治地位和地区影响力。胡塞武装利用海上行动巩固国内合法性,将其塑造为国家主权以及地区和宗教正义的捍卫者,既缓解了治理压力,也强化了内部凝聚力。同时,胡塞武装将自身行动与巴勒斯坦问题相联系,构建起一套抵抗西方霸权的意识形态叙事,巩固了民众支持基础,并逐渐在地区格局中建立起关键参与者的角色认知。此外,胡塞武装在行动中展现出日益增强的自主行动倾向,尽管与伊朗保持密切关系,但独立决策倾向有所显现。再者,胡塞武装还与索马里“青年党”等组织建立了跨境联系,这些组织为其提供了额外的人力和后勤资源,也增强了组织韧性与适应能力。长远来看,这场对抗不仅强化了胡塞武装的反美立场,也提升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在复杂地区安全局势中的生存能力。

## 五、结语

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行动虽然具备一定的国际公共安全产品属性,但本

---

<sup>①</sup> Mohamed Maher and Mohamed Farid, “Cairo: Stuck Between Securing the Red Sea and Avoiding a Perception of Support for Israel,” *Fikra Forum*, June 15, 2025,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 上网时间:2025年7月10日。

<sup>②</sup> Hussien Elkabany and Tarek Chouiref, “Egypt Says Pushing for Comprehensive Deal to End Gaza War,” *Anadolu Ajansi*, August 11, 2025, <https://www.aa.com.tr/en/middle-east/egypt-says-pushing-for-comprehensive-deal-to-end-gaza-war/3656789>, 上网时间:2025年7月10日。

质上是美国在实力相对衰落背景下,为维护自身主导地位而构建的俱乐部产品。客观而言,“繁荣卫士”行动具有明显的俱乐部产品特征,这一特征揭示了国际安全产品在美国霸权逻辑主导下的“私物化”趋势。由于这一属性,并叠加参与国的政治意愿差异,以及复杂的地区安全环境等因素,导致“繁荣卫士”行动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红海危机。

具体而言,美国“繁荣卫士”行动的俱乐部产品供给模式带来四方面影响:首先,行动未能完全恢复红海航道的安全预期,航运公司普遍选择绕行好望角。行动的美以对抗阵营化色彩,也加剧了红海的安全治理困境。美国主导的军事干预未能转化为有效治理,凸显了外域外大国主导型安全供给模式的局限性。其次,“繁荣卫士”行动标志着美国中东政策的深刻调整,从主导性安全供给者转为选择性参与者,通过俱乐部产品的供给模式推动责任分摊,试图以较低成本维持地区影响力。再次,“繁荣卫士”行动也影响了红海沿岸国家的对美国战略考量,多数国家拒绝为该行动公开背书,反映出其正采取更为审慎、独立的立场。最后,胡塞武装展现出顽强的对抗姿态,仍具备威胁红海安全的能力和意愿,并通过反美行动提升了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位。

美国“繁荣卫士”行动凸显出俱乐部产品模式在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时的局限性。有效维护红海安全,必然依赖于沿岸国家的积极参与和主要航运国的协作。国际公共产品一旦被私物化,不仅会丧失其普惠性和全球价值,反而可能成为加剧国际对立与分裂的根源。实现红海航道的真正安全,根本路径在于建立包容性、多边化的协商与政治解决机制,尤其要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和也门国内的和解。只有超越霸权护持逻辑,回归普惠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才能实现红海航道的长期稳定与和平。

(责任编辑:章远 责任校对:包澄章)